

美蘇和解的面面觀

紀清寅

一 美、蘇高層會談之成效

自一九三三年美、蘇建交後，迄今已四十年，在此四十年期間，雙方外交關係曾有過無數次重大的風波與衝擊，其中最重要的是：二次大戰，戰後東歐變局與柏林危機，韓戰，蘇聯之核子武器與洲際飛彈，U—二機事件，古巴危機，越戰，中東戰事，印巴戰事以及匈牙利、捷克等等事件。在一般情形下，這許多風波中之任何一項，都可能使美蘇關係陷於嚴重的惡化；尤以古巴、柏林危機，幾乎使兩者瀕於爆發大戰的邊緣，其對雙方外交關係的影響與威脅也至大，因而導致過較多的折衝與協議，此種情形固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與環境使然，同時也可以說明現代外交關係的複雜，絕不是以簡單邏輯所能解釋的。

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為發展國內經濟，廣求與國，擴展經濟外交關係，當時美國並未顧及蘇聯政治體制的差異及史達林清除異己的殘暴作風，在外交上力求與蘇聯接近。二次世界大戰期中，蘇聯面臨納粹大軍壓境，處境岌岌可危，乃一反過去對美國的敷衍態度，轉而採取主動，竭力拉攏美國，而美國大批軍經援助也源源運往蘇境，協助蘇聯對抗納粹，亦使蘇聯形將崩潰的危機得以挽救。當時蘇聯為求美援不致中斷，遂不惜在對內對外政策上實行過若干重大的變革，如解散共產國際，開放國內宗教自由與保證不擴張共產主義，以博取美國的歡心。此其間顯見純屬於重要利害關係，雙方勢須進行密切交往不可。

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在反攻戰爭中節節勝利，納粹聯即全部趨向覆亡之時，蘇聯對美態度便逐漸發生變化。對外策略上不僅表現其囊括東歐的野心，且在歐洲不斷向德國、奧地利、希臘及兩峽所在的土耳其施展壓力；在亞

洲則向伊朗、中國、韓國以及日本各地擴展勢力，蘇聯此種行動，便招致了美國一連串的有力反應。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餘年來，美、蘇關係逐漸惡化，且經常處於激烈冷戰對抗的態勢；美國在整個戰略部署上對蘇聯是採取嚇阻策略，其中包括迫使蘇聯從伊朗撤軍，實施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於是有一九四九年之以美國為主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九五〇年之巴格達公約，目的即在圍堵蘇聯共產主義之擴張。繼而於一九五四年又有東南亞公約的出現，不但有應付蘇聯的作用，兼而圍堵毛共主義到處的泛濫。而蘇聯則公然一再指摘美國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處處渲染帝國主義之侵略成性，並消滅美帝為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終於導致了韓戰的爆發。

美、蘇由於雙方對核子武器與洲際飛彈的競相發展，亦曾明白表示過，美、蘇之間任何核子戰爭一旦爆發，不論資本主義制度抑或共產主義社會勢將同歸於盡，即人類文化亦將為之毀滅無遺。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完全改變了蘇聯對美國關係的看法，即蘇聯初次感覺到美、蘇隨時有爆發大戰的可能，只有積極謀求和解，否則核子大戰之可怖終難避免來臨。

一九六四年蘇聯亦由於國內經濟困擾，尤以農業歉收，不但對軍備競爭和核子競賽感覺力不從心，且無法繼續其對世界推進赤化侵略政策，當時蘇共頭子黑魯雪夫即先發動廣泛的「和平」攻勢，希望經過一段時間再進行它不變的征服世界大目標。同時美國亦因大選在即，為爭取選民的厭戰心理，美國當局也願以「和平」為口號，然而對蘇聯之和平濫調，縱然明知其含有陰謀陷阱，卻不能予以毅然拒絕，因而構成了一九六四年以來國際政治發展的軸心。

迨至一九六九年一月美國尼克森總統就職後，對外政策便推出了「均勢

外交」，以「談判」代替「對抗」作為「和解」的基本構想，其主要因在於求致越戰的和平結束，不惜對蘇聯與毛共付出極大的代價，始達成協議並簽署停火協定。而蘇聯則也採取各種柔軟辦法，竭力施展和平外交，誘惑與籠絡美國，高唱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存」，「歐、亞集體安全與合作體系」口號，作為緩和緊張局勢的張本。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首先訪蘇並與蘇佈布里茲涅夫簽訂了七項協定條約；其中以「美、蘇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與「防止海上對抗行動協定」較為重要，至於戰略武器，祇着重於雙方洲際飛彈的數量，並也只就現有飛彈數量予以凍結。

一九七三年六月蘇佈布里茲涅夫答聘美國，復與美國總統尼克森會談後，又簽署了九項條約協定，並發表一項聯合公報，聲稱此次雙方高層會談之中心課題，是「防止核子戰爭」與「限制戰略武器的擴張問題」；這兩項協定的簽署，等於是雙方彼此承認成為世界上僅有的二個同等超級強國。此外尚有一項以限制戰略核子武器的「基本原則」聲明，並擬經由雙方繼續作積極性的協商，其重點顯然仍在進一步限制戰略武器。事實上，由於美、蘇兩國在核子戰略武器發展方面之技術仍在步伐奇速，不斷的增長，限制戰略武器之第二回合的談判已是刻不容緩。第二回合自然涉及武器質的問題，故在觀念上和技術上均較第一回合為難，勢須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繫，遂聲稱將延至一九七四年雙方將簽訂一項永久性的協定。布里斯涅夫此次訪美前後，曾大事宣傳美、蘇會談的重要意義與所獲得的成就，認為是蘇聯所倡導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存」的一大勝利。就蘇聯而言，藉此協定既能避免與美國發生核子大戰，復可與美國進行換取大規模科學技術方面的交流，吸取美國工業裝備以及長期低利的信用貸款，即所謂蘇聯所需要的經濟協助，以之克服蘇聯國內當前一般民衆經常不滿於生活上所缺少應有的一些日用品而發出憤激的情緒，以及因「和解」而導致美國人民心理上的解除武裝，逐漸削弱西歐的力量，切斷美國與西歐的關係。尼克森總統亦強調此一高層會談，確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兩極世界的結束，為這一代人類開放了一次無比的機運，可以創建一個嶄新、持久和平的結構。

的確，美、蘇經過兩次尼、布的高層會談，美國似乎認為使美、蘇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緩和、妥協與和解，對過去一向緊張對峙的冷戰情況，由於幾

紙文件，大有一筆勾消再不談起之勢；檢認不但因此加速了東西方的和解，且也似乎有助於促進世界和平的氣氛。

事實上，蘇聯之和解目的為其戰略中心之一，例如蘇聯一面與美國談判限制戰略武器，一面積極發展最新式核子武器，多彈頭飛彈，及輸送系統，以致美國在某些方面已失去其過去所有的優勢，故而外傳不僅五角大廈方面曾表示過有不滿於政府決策的跡象，即一年來美國國會及新聞界對尼克森政府與蘇聯進行所謂「和解」一事頗多指摘，反對之聲時有所聞，主要因素是一般認為根據蘇聯多年來一貫作風，其對「和解」誠意仍表懷疑與不可遽予信任。

目前美、蘇和解聲中，對於有關永遠限制飛彈力量問題的談判，據蘇聯提出之建議乃將使蘇聯永遠優於美國，一舉而能徹底摧毀美國的飛彈實力，美國當然不會接受，談判遂陷於僵局；其次蘇聯在維也納裁軍會議上建議裁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華沙公約組織在中歐的軍隊，也將是蘇聯有在該一地區繼續增長優勢的傾向。至於東西歐間自由接觸的問題，蘇聯從未接受；蘇聯之和解目的是要西方正式承認東歐與西歐的劃分，使西方在軍事上處於劣勢，而蘇聯本身僅作若干象徵性的讓步。

一九七二年六月蘇佈布里茲涅夫說過：「「和解」絕不包含放鬆觀念上鬥爭的可能性，相反的，我們必須準備加強此種鬥爭，而且是兩種制度對抗的一種更尖銳的形式。」

美國對於蘇聯在「和解」中所產生的阻礙與動機早已有警覺，美國眾議院於上年（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以壓倒的多數票，決議在蘇聯移民限制解除前，禁止動用對蘇貿易之五十餘億美元信用貸款，此一措施曾使蘇聯大為震驚。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上年舉行年終記者會時，對東西「和解」亦曾解釋為：「我們對蘇聯與中共的政策被形容為「和解」政策。「和解」不是建基於國內制度的協調上。我們承認蘇聯與中共的思想形態和價值觀念與我們的相反，有時甚至是敵對的；所以說，我們與他們之間沒有國家的利益相衝突」，「並非表示我們贊同蘇聯或其他共黨國家的內部制度，更非表示我們接受所謂「和解」可被用來進行軍事擴展或恐嚇較弱的國家亦或破壞我們與他的傳統友誼。但我們努力的是訂出一套處世法則，確定彼此利益相關連之

處及建立高峯領導人之間及各階層官員間之交談，以便在危機發生時，減少偶發事件或錯誤估計的危險。這就是我們對蘇聯與中共的政策。」

總之，美、蘇今後的「和解」不致會有多大的建樹，蘇聯渴望的是美國技術與經援，同時對美、毛關係的發展也隨時極表關切，但雙方在角逐世界的領導地位，避免核子大戰的對壘是一致的。

二 美、蘇「和解」對中南半島的影響

一九七三年是中南半島越南、高棉、寮國三國和戰的轉捩點。此三國對和平或戰爭有不可分開的連鎖關係。自一九五四年越南被分割為二個部份，形成南越、北越；北越共黨政權成立後，在國際共黨唆使下，繼續不斷從事南侵，意圖吞併南部，這一侵略戰事竟延續了十八年之久。迄至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由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季辛吉一手導演的巴黎和談，終於簽訂了停戰協定，就美國立場而言，以「談判」取代「對抗」，經過三年多的長期艱苦談判而獲得了最後的成果，以一紙協定，使得在越南從以不求勝算的美軍部隊，從容不迫的作全面「光榮」的撤退，也使美國擺脫了十多年來深陷越戰難以自拔的泥淖與羈絆，恢復了越南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定。季氏曾說過：「對中南半島如此辛苦所達成的和平，希望能予維持」，「把越南的政治前途，留待越南人自己已經由談判解決」。所謂「越南和平」，亦即是說「越戰越南化」亦或「尼克森主義」的實現。

和平協定簽署之後，可以說「墨瀋未乾」即遭北越破壞，成為虛偽的和平，截至一九七三年年底，十一個月以來，戰火不但從未停止，此一和平協定，以實際情況一再證明，除美軍得能陸續撤回並互相交換部份戰俘外，却被北越充分利用為護身符，得以空間換取時間，將大量越共部隊分別竄入南越。據美國國防部最近透露，自從停火協定簽訂後，北越在南越已存有十五萬噸以上的軍事補給品，部隊人數由停戰時的十四萬人增至十八萬以上，坦克五百至七百輛，大多是蘇製T五四型戰車，二百輛裝甲車，空防部隊原有十一個團增為二十四個以上，並配有薩姆二、三、六各型蘇製地對空飛彈，每團人數在二千至三千，此外修復當年法國及美國所遺留之飛機場十四處，準備發動一次大戰。國際監督會及聯合軍委會等協助實施停火，竟未產生任何預期的效果。

北越軍由拒不撤出，轉而逐漸壯大，到處肆無忌憚的破壞停火，十一個月來，越共展開了大小違反停火攻擊竟達三萬數千餘次之多，雙方傷亡以及平民死傷已超出十數萬之眾，橋樑之破壞與爆炸事件更不斷發生，尤以炸毀西貢附近芽皮油庫，損失將近一億公升左右油料，其他城鎮遍處遭到嚴重的炮擊災害，使南越迄未獲得喘息的和平時機，仍在遭受戰爭的蹂躪，和平協定且助長了北越軍事進犯的潛勢，誠如北越所謂「擴大內線」，「削弱外線」，在戰略上南越處處陷於劣勢，退居於被動地位，在毫無外援與支持下，單獨抵抗北越軍在北部的掠奪，中區的蠶蝕，南方的困擾，據一般預料，再過一段時間，北越便有足夠力量對南越發動一次規模龐大的總攻戰。據各方報導，最近南越境內戰事不但有普遍轉劇的跡象，且有逐漸向西貢首都迫近的趨勢，目前越南亦確實受到了真正獨立應戰的考驗，以當前對比的現狀已失去了平衡，究竟能否擔當得起對抗北越共軍的侵略赤化奮戰到底的能力，尚難逆料。但和平二度簽署之協定、協議確也等於一紙具文，其所發生之效力不問可知矣，亦足以證明與共黨國家談和，無異與虎謀皮。

適用越戰巴黎停火協定的高棉，其情況亦有每況愈下的趨勢，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美機停炸前後，金邊一直處於四面楚歌，朝不保夕的險境；若不是施亞努流亡政府與北越及棉共份子，步調不一，歧見橫生，否則早已面目全非。好在龍諾政府尚能以不屈不撓精神，百般苦撐，仍能維持目前危難局面，據悉近來攻打金邊較前更形危急，政治談判與國際協助干預以及調解辦法悉告無效，今後祇有在軍事上作一決勝負的打算，顯然對高棉反共政府的存亡危機，勢將日益加深。另據本年一月二日法新社曼谷消息：蘇聯將對高棉提供軍經援助，以高度優先將金磅遜建成一處海軍基地，可使蘇在高棉獲得一堅強立足點，作為其爾後對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區擴張勢力作為包圍匪共的目的。

至於寮國，由於寮共不論在為和、為戰的局面中，都處於有利的形勢，可以說事實上，寮國早已完全落入共黨的勢力範圍內，今後は北越、寮共、中共在寮國已形成了鼎足三分的態勢，而反共的力量亦日趨衰微。目前敵對軍事的衝突雖然逐漸減少，但和平展望也確難樂觀。在越南戰事未分勝負之際，希望北越共軍退出高棉或寮國，無疑是一種妄想。

總之，綜合以上各項現狀，所謂美蘇「和解」對中南半島知真正和平，確

實陷於遙遙無期，且接近被赤化岌岌可危的處境。西貢電台最近曾不斷播出一句口號，就是「過去一年來的經驗，證實沒有任何國際條約或協定，能夠保證我們的和平」，這是南越人民最沉痛的呼聲，也是向自由世界發出的控訴。

三 美、蘇在中東所扮演的角色

巴勒斯坦阿猶民族的糾紛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曾發生過二次大戰。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與阿聯爆發第三次戰事，僅進行六日即告結束，此一戰事竟使阿聯整個攻擊部隊潰不成軍，蘇聯援阿之各種武器彈藥大多落於以色列之手，且使以國進佔多處領土，獲得了豐碩戰果。其後阿聯乃終日整軍經武，積極備戰，以雪此一奇恥大辱。蘇聯亦正利用此一大好時機，乘虛而入，再度向阿聯大獻殷勤，陸續運送價值三十億美元之各類新式武器，包括飛機、戰車、重砲、飛彈，並派遣大批軍事顧問及技術人員前往協助操練，利用適當時機再次挑起以、阿戰火，作為對蘇聯新式武器之試驗場所。其間由於蘇方軍經援助採取拖延政策，並無積極行動，大有口惠而實不至之勢，致以、阿陷於不戰不和局面，埃及頗不耐煩，交談無效轉而激怒，遂發生公開驅逐蘇聯軍事人員之舉，幾乎造成斷交之勢。但蘇聯多年來即企圖以埃及為基地插足中東，進而控制整個中東地區，作進一步與美國爭衡，且深切瞭解阿聯之極需軍經援助唯有依靠蘇聯，勢難逃脫蘇聯之掌握，故而對此項莫大之侮辱忍氣吞聲，靜觀後果，果然未久，蘇、埃幾經訪談，得又逐漸恢復正常關係。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由於埃及收復失土心切，並獲有蘇聯之默契，遂猝然再起戰端；戰事共計進行十九日，論此次戰事波及戰區之廣，戰況之烈，戰費消耗之大，較一九六七年之戰事有過之無不及，據傳蘇聯為此次戰役需付出二十六億餘美元，較美國援以國十億美元超出兩倍多。

戰事初期以色列由於疏於防範，遭受埃及與敘利亞雙方夾擊，同時壓迫且開關第三戰場，致使以國四面受敵，損失頗巨。所幸以國仍能沉着應戰，以不屈不撓精神，利用阿拉伯國家之團結尚欠完善，合作上亦大有問題，對包圍以國目的不易達成，以國始得站穩了陣腳，漸次轉敗為勝，控制了全部局勢。

事後發現此次戰事，事先不但獲得蘇聯之默許，且經蘇魯布利茲涅夫對

約旦、摩洛哥、突尼西亞分別施以壓力，企使共同加入戰團，妄想從中謀利，無意與美國合作結束此一戰事；殊料於十月二十日戰事進轉到以色列先以穩打穩紮，繼而擴張戰果，形成有利時機，乃揮兵直抄阿軍後路；包圍埃及運河兩岸二大兵團及蘇彝士城，南北兩戰場均贏得上風，大有直搗開羅兼而攻佔大馬士革之勢，蘇聯大感惶恐，始主動緊急邀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至莫斯科密商，雙方原已達成一項妥協停火方案。其後於十月二十五日蘇聯為應埃及之呼籲求援，突然下令七個空降師部隊約五萬人待命準備出動，另以強硬照會送致美國，聲稱倘若美國不採取行動，蘇聯則為恢復中東停火條件，不得不考慮片面行動。美國瞭解蘇聯有意派兵介入戰爭之陰謀，企圖消滅以國之生存，深感憤怒，認為事態嚴重，況美國早年負有保護以國安全的承諾，遂一面警告蘇聯，美國將不容忍蘇聯此種片面行動，一面下令美軍作加強戒備，其嚴重程度有如重演十一年前甘迺迪與黑魯魯夫之古巴危機的覆轍，迫使形成美對蘇正面衝突之勢。在此危急邊緣下，確也產生了美對蘇之二次嚇阻之效；蘇聯似乎深恐由此掀起核子大戰，影響美、蘇目前有利於蘇方之和解談判與今後其中東方面之發展，不敢輕舉妄動，祇好轉變為一種軟式諒解姿態，將緊張局勢作緩和的收場，但却在暗中鼓動阿拉伯國家以石油限制作為武器對抗西方對以色列之支援，據傳石油限制對蘇聯則極少影響。豈料此一措施所發生之效果，竟致影響到全世界性能源上的嚴重危機，且使此項危機發展到了惡化的最高潮。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為中東戰事僕僕風塵，四度訪問阿聯及以色列各國，並傳將有五次之行，作斡旋調停以、阿和解問題。蘇聯迫於現勢亦在參與其事，各方並在日內瓦等地舉行會議；在美、蘇全力壓制下與國際輿情的支持，以、阿雙方業已漸次撤軍，和平似正見露曙光，但有關各國能否切實把握此一「和解」契機，其主要關鍵乃在：（一）阿拉伯國家是否肯給予以色列確保國防上的安全保障；（二）以色列願否放棄在戰略上具有重大價值的阿克巴灣、戈蘭高地以及耶城；（三）阿聯是否不再追索一九六七年以國佔據之阿國領土；（四）一千四百餘萬巴勒斯坦難民處理等等問題。目前困難問題重重，要作公正與永久之和平，化干戈為玉帛確非一蹴而就之事，然而和固難，但戰又何易？另據本年三月七日報導，蘇聯與敘利亞發表一項聯合公報，保證增加對敘國的武器供應並對以國提出警告說：「除非以國自所有佔領

的阿聯領土撤退，否則會有威脅中東及全世界和平的爆發戰事。」（按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戰爭中曾佔領敘利亞四百四十二平方哩的戈蘭高地，上年十月戰爭中，又佔據敘國三百二十五平方哩領土。）此外蘇聯對埃及與美國接近極表不滿，故而曾向埃及索還過去經由蘇聯提供之軍事援助價款達六十億美元償款，作為對以阿和解的一項壓力，尤以最近蘇聯已力促阿拉伯國家，抵抗美國的壓力，勿解除石油禁運。足以證明，蘇聯咸認一旦以、阿和解成功，不再有事發生，不但無利可圖，且無試驗武器場所，而埃及勢將脫離蘇聯之掌握，如此則對蘇聯今後在中東擴張影響勢力不無是一極大阻礙，數以億計之美元軍經援助亦即付諸東流，故而明中談和，暗中作祟，與風作浪，製造是非，使以、阿和平談判前途置上陰影，兼而毛共亦在積極支持巴勒斯坦、游擊組織，到處滋事，節外生枝。中東事件複雜，和平前途確實不可輕易樂觀。對於徹底根本解決中東爭執，勢必仍需要經過一段非常漫長與艱苦的道路。

四 美、蘇和解對西歐的影響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對抗蘇聯向西侵略和擴張的一種「軍事同盟」，原以美國實力為主幹。二十多年來西歐國家深切瞭解多靠此一「同盟」得能安然生存與繁榮發展，同時也未受到武力的侵略與被赤化的厄運。

北約組織的本身，雖因蘇聯的威脅而結合，却也因蘇聯暗中百般的分化、削弱，而進入呈現癱瘓瓦解的狀態，內部形成離心離德的趨勢。諸如法國前總統戴高樂為圖獨樹一幟，自行成一國際第三勢力，遂聲稱對蘇、毛和解，不惜退出北約組織，也就是說擺脫美國的牽制，為西歐民主集團第一個存心破壞北約組織的國家，事實上，戴氏的想法終也成了泡影。

戴高樂下台後不久去世，其繼承人雖然沒有繼承戴氏的反英、反美政策，然而由於法、蘇接近的影響，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精神不團結，步調不一致，而只維持一個不即不離的關係，美國也由於越戰的羈絆，復有盟邦的疑忌和姑息份子的囂張，減低了對歐美聯防的興趣，也逐漸消失了其在盟約的領導作用，於是對於長期駐歐的三十萬美軍，藉口軍費的沉重負擔而有分期撤離的意圖。法國外長佐伯特也認為這次中東戰爭乃是美、蘇雙邊的交易試驗，即上年（一九七三年）六月訂定的所謂制止核子戰條約時，可以不理會西歐，只要美、蘇雙方運用平衡及仲裁的程序，便能維持世界的和平。

最近法國在石油政策上亦不支持美國，尤對美國揚言撤回歐洲駐軍是一種勒索脅迫的手段。同時指美、蘇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為有「兩霸」瓜分世界的企圖。

西德前總理艾德諾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過去一向非常密切，自社會民主黨布朗德執政以來，為推行他的東歐政策，屢次訪問蘇聯，相形之下，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顯得日漸疏遠，這正是蘇聯所期望的。最近在中東戰爭中，西德與法國深怕開罪於阿拉伯國家，極力標榜中立，且禁止美國假道西德基地運輸軍火前往以色列，法國也隨之拒絕美國軍火過境，布朗德曾說過：「西歐和美國結為伙伴，不是要受美國的管制，而是要得到平等的待遇。」

西歐各國不支持美國援助以色列時，美國對法、德之失望情形見乎言詞。在美、蘇直接談判達成中東停火協議之後，法、德對美之怨尤，更為露骨。法總統龐比度向九國共同市場國家發出呼籲：「要召開元首會議，討論共同問題，他認為美、蘇直接談判，固然能緩和國際局勢，但亦能造成全面戰爭；而且他們這種做法，忽視西歐國家在中東方面之歷史、地理、經濟的密切關係，不使其有事先預聞的機會，乃人情之所難堪，西歐各國不能再受超級國家的支配。」

一九七二年底與一九七三年初尼克森與季吉提出了「歐洲年」的說法，其用意是美國在越戰停止後，將其外交上的主要目標轉向歐洲，並試圖解決包括蘇聯集團在內的有關整個歐洲的若干重大問題。一九七三年四月季氏又提出了包括日本在內的「新大西洋憲章」，尼克森並有意親自訪問西歐與各該國首長舉行一次北約盟國高層會議，正式簽訂此一新憲章。認為必有熱烈響應。殊不料越戰二度停戰協定迄未生效，反而益趨激烈，加之美國本身水門事件，經濟動盪，中東戰事爆發以至石油抵制，危機重重，「歐洲年」却成為全世界之「危險年」。美國政府威信及尼克森總統個人聲望受到嚴重的損傷。

上年（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九個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外長在哥本哈根舉行會議，對中東議案竭力標榜中立，第二次會議於三月四日在布魯塞爾舉行，正式通過準備與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合作及石油交易，尤以法國擬提供各種武器換取石油，顯見對阿拉伯國家低頭，目的是希望使阿拉伯國家繼續供應石油。殊不深予考慮後果，即阿拉伯人所發動的石油戰爭，祇是蘇聯

擬定的全部戰略計劃之下，旨在破壞西方對中東的立場，以瓦解北約組織，歐洲北約會員國却順從蘇聯的意願，支持反對自己的盟友——美國，北約等於名存實亡，當前不論法國抑或西德悉被莫斯科利用作策略上的工具，期與美國分庭抗禮，使美國現行的中東和談政策產生了嚴重的掣肘作用。最近尼克森總統曾警告歐洲宣稱，除非大西洋盟國間在合作關係上立即達成協議，否則美國將準備在貿易和防衛政策上獨行其是。尤以能源危機，將觸發西歐與美國間的新緊張情勢。

結論

本篇重覆申述各方報導美、蘇之「和解」，在在說明美國近年來由於尼克森總統及國務卿季辛吉所作的「和解」理論與「均勢政策」。誠然改變了美國多年來之傳統外交策略，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形勢，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一項重大的演變。然而「和解」並未能收到實際上的效果，更絕不可高估國際形勢由於「和解」而漸形穩定局勢；不論遠東、東南亞、波斯灣、歐洲以及非洲，事實上，每一個地區內，超級強國因利害關係，隨時會有發生衝突的可能。以、阿衝突只不過是威脅「和解」的危機之一，其他危害「和解」的戰爭，尚在世界各個地區潛伏，任何地區的防禦鬆懈，便易於為敵人所乘。

美國所提出的東西「和解」，涉及到政治制度，思想形態，與基本人權的改變，各方人員廣泛的接觸，行動與思想自由的要求，那祇不過是西方人的理想，蘇聯無論如何是無法接受的。就蘇聯而言，一方允許北越軍隊進一步入侵南越，打擊美國士氣，一方鼓勵阿拉伯國家再起戰端並以石油作為策略上的運用，擴大其更廣泛控制西方經濟的工具，並利用此一有利機會，建立其永遠超過美國的核心優勢，來擴展中歐兵力的差距，孤立美國，使防禦者與侵略者混淆不清，以遂行蘇聯進行其實力的影響力與赤化世界的目的。

綜觀歷史上的所謂「均勢外交」，都是設法增加本國或同盟國的權力，削減對方的勢力，彼此防範而又互相競爭，最後仍然難免走上大戰之途。當前尼克森一面強調「和解」，一面增列軍事預算，同時呼籲民主國家加強團結；而布里茲涅夫一方竭力倡導「和平共存」，另面對附庸國之控制則絲毫不予放鬆，雙方在軍備上一面協調裁軍，一面背地裏各自暗中競爭，所謂限制核武器，却發展別種新式武器，即是說一面緩和，一面警戒。

據華盛頓國際合眾社本年一月十日報導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正式透露美國戰略目標的變更：「美國目前已將其核子飛彈瞄準蘇聯的軍事性或非軍事性目標，而不再以其城市中心為報復攻擊的對象，以期避免夷平都市，致殺死數百萬無辜的平民。」

而蘇聯鷹派以蘇斯洛夫（係蘇之名革命理論家）為首，並不全然贊成布里茲涅夫的「和解」政策，曾一再強調：「「和解」並不意味著使國際間的階級鬥爭也休止，帝國主義的本質也並未改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莫西里（Prof. Moely）曾在一篇著論裏暗示「蘇聯只要能具有戰略優勢時，便敢於冒險，以求達到其赤化世界的目的」。另據美國前國防部長賴德曾對美當局提出警告說：「我們必須仔細考慮，對蘇聯延長長期貸款只是使他們減輕經濟負擔，而繼續維持其高度的國防費用，我們豈不是實際資助了蘇聯擴軍？」「歷史告訴我們紙上的承諾並不可靠，我們也知道大規模裁軍不會在一夜間完成，但未發現蘇聯對裁軍有絲毫的興趣」，「蘇聯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掩護下，全力生產攻擊性飛彈，其數量遠超過美國，此外蘇聯亦正在大量建造戰略飛彈潛艇，足以威脅美國，使對蘇方保證縮減武器的誠意感到憂慮」。美國陸軍參謀長艾步蘭於本年二月十四日在國會也提出警告稱：「勿讓與蘇聯的「和解」軟化美國的國防姿態，「和解」可能持續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

尼克森總統在國情咨文中亦曾重提不容美國淪為二級強國，正可作為五角大廈強硬立場的註腳。由於以上各項，足以說明，「談判」不能代替「對抗」，「談判」雖在經常舉行，但「對抗」仍照常存在。美、蘇雙方本質上仍然是民主與極權的對峙；「和解」政策只不過是美國對蘇聯單方面一種樂觀的幻覺，認為能藉若干文字上的協定、條約以束縛蘇聯勢力之對外擴張。看來幾乎與蘇聯之「和平共存」若合符節。但「和平共存」乃是蘇聯作為鬆弛西方戒備心理，漸而達到不戰而屈人兵的策略，來完成其赤化世界的最終目的。因此可以預料美、蘇之「和解」或可使目前局勢在短暫期間內妥協緩和，然而妥協緩和如若被蘇聯充分利用，便是為蘇聯獨霸世界鋪平了道路。根據當前各方的現勢，衝突危機並未因「和解」而完全消失。總之美、蘇當前之「和解」不但未對世界各地發生極大影響的作用，而「和解」本身已顯齒出極為脆弱的破綻，終將分道揚鑣，是無可諱言的事實。